

古今中外文学
名篇拔萃

柯岩·主编

中国 短篇 小说卷 (下)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聆·悟·大·师·的·心·语



铸·造·灵·魂·的·基·石

| 古今中外文学名篇拔萃 |

中国短篇小说卷

(下)

柯岩 ▸ 主编



青岛出版社 | 国家一级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初版总序

柯 岩

1988年夏天的青岛是美丽的。习习的海风吹拂着，金色的阳光照耀着湛蓝的大海，海水轻轻拍击着海岸的礁石，波光粼粼，五彩斑斓的海水飞溅起的竟是那样晶莹透明的水珠，那样洁白，那样光亮，明丽得令人惊异。

多少孩子在沙滩上追逐奔跑，清脆的笑声、尖叫声像银铃似的震得人心里丝丝作痒。多少成人像孩子一样忘形地欢呼雀跃，是那样不管不顾地跃身入水，使多少白发老人也不禁忘却了年龄与健康，拔足就追踪而去……

然而，我却呆呆地立在堤岸上，像聋哑人一样，不言亦不动。不是缺乏美感，不会被欢乐感染；也不是我真的聋哑了或双目失明，而只是因为我的心太沉重。

我的心为什么这样沉重？因为我刚刚从市区走来。我看见无论是大小书店、报刊门市部，还是集市上的书摊、书贩，到处都堆满了与这大自然绝美景色截然相反的丑恶书刊，不是充满凶杀与秽行的故事，就是对流氓、妓女的赞叹；不是对民族传统、革命传统的任意歪曲亵渎，就是对历史、对祖国、对这块黄土地的恶毒嘲讽作践。对崇高事物恣肆地丑化谩骂，对卑鄙下流行径或“多余人”的生涯却津津有味地描述和吹捧……一些书籍和刊物的封面更是不堪入目：不是凶恶狰狞的黑色杀手，就是妖形怪状的黄色淫妇……

我呆呆地站在堤岸上，心里像灌满了铅，眼里盈满了泪，胸膛里燃烧着熊熊的怒火。我们倒是怎么了？是的，对封建的一套讳莫如深，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好，但是，任凭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全国各地这样泛滥就好吗？何况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全是这样呀，他们那里的许多国家对这样低级下流的书籍报刊也还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有的出售时放在书架最上层，不让孩子们轻易取到，有的放在阴暗的角落，因为淫秽与暴行毕竟对社会发展不利，为许多严肃正派人所不齿。一个美国作家就曾这样说：你要想了解一个人，最好是看他读的是什么书；你要想了解一个国家人民的心灵水准，最好的方法是走进他们的书店……

我们倒是怎么了？我们到底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些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难道没有儿女，没有良知，为了表示自己“开放”，为了一点“经济效益”，就敢这样害国害民？又是谁搞昏了他们的头脑，钳住了他们的口，捆住了他们的手脚？

我们倒是怎么了？难道真是到了世界末日？还是回归到了原始社会？几千年的人类进化文明统统不要了，几千年的文化精华都被贬为落后，不屑一顾甚或被批判。那些自命的“精英人物”整天挂在嘴边、流在笔下的全都是“重新评价历史”、“冲破道德束缚”、“个人至上”、“性格组合”、“潜意识”、“性意识”、“性本能冲动”以及形形色色的畸恋、乱伦……莫非万物之灵和低级动物真的没有区别了，莫非我们真的不爱下一代，不要未来了么？

我在岸边呆呆立了半晌，回来后无端地和丈夫发了脾气、骂了孩子，晚餐时分还和邻桌也是来养病的一个休养员吵了起来……

夜里躺在床上，望着海上升起的明月，心里好生惭愧。

第二天一早，正想着怎么向昨天所有我得罪过的人赔礼道歉，丈夫来叫，说青岛出版社的同志们来看我。出来一看，果然一屋子人，有的是老朋友，有的却不认识。

没想到的是，刚刚坐定，出版社的社长刘笃义同志就说：“我们想请你帮我们编一套书。”

“我？”我冷冷地说，“你不知道我们正挨骂吗？”

“知道，”他笑笑说，“所以才找你呀！”

我心里暖暖的，嘴上却仍硬着说：“我？你们是要赔钱的。我可‘潮’不了。”

“知道。”他又笑笑，“我们要的就是正经书。”

我的心跳起来了，仍问：“什么对象？”

“青年，儿童，由你决定。”

“真的？”我高兴地叫了起来：“呀——那就编两套，青年一套，少年儿童一套，可以吗？”

“当然。”他仍沉沉稳稳地回答。

“唉呀！你们——真好！”我环顾了一周同志们诚挚的笑脸，充满期待的眼睛，不知怎么一下子没词儿了。对着这些明明都比我年轻的同志，竟脱口而出这样儿童专用的赞叹词！

哄堂大笑之后，是痛苦的沉默。在这默默相对之中，每个人的脑子里都翻江倒海地闪过多少人民痛苦的情景和画面。唉！从闭关锁国极“左”僵化十年浩劫到盲目引进极度放纵个人中心，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一些人摇唇鼓舌，一些人从中渔利，受害最深的是两代青年，伤痛最重的是祖国母亲。

想认识问题,哪些人是思想品质问题,是为了个人私利当时就清清楚楚地说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还是因为脱离群众,无视群众疾苦,为了维护个人威信,事后知道错了,也不肯承认和改正?

人心是杆秤,过去年轻的时候不懂为什么“要知朝中事,去问乡下人”。渐渐长了年纪,又经历了过多的风雨,才越来越琢磨出此话的分量。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民,恰恰是最基层的群众,政策的正确与偏差会影响与左右他们的生活,并最早、最快也最客观地在他们的心态中有所表现。

在如何编及找谁来编这两套书的总体构思中,我就是以此为准绳反复思忖的。我不会忘记在日常生活中有多少母亲曾含泪问我:“为什么现在出这么多坏书?”“为什么想给孩子找一本干净点、健康点的杂志那么困难?”“难道就没有人能管管这些淡化政治、非理性化、非英雄化,严重脱离群众、整天拳头加枕头的作家吗?难道乱爱乱伦就是解放,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整天骂社会骂国家就是进步么?”

我也不会忘记曾有多少母亲、教师连同我们的邓大姐怎样喊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也不会忘记妇联、共青团、少先队为了预防和降低犯罪率呼吁作家多写点健康向上的作品,而被人嘲笑为没文化、层次太低的痛苦心情。难道只因为我们的某些“精英人物”认为人无所谓好坏,事无所谓是非,中日战争、国共两党全是一场误会,只有性意识才是最高层次的文化,性压抑与性解放才是最人道的永恒文学主题,我们的出版界就该以出歪曲历史、否定传统、咒骂革命的书为荣,奖金及荣誉铺天盖地而来;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文学为人民服务、反对金钱挂帅的同志则不但被贬,被迫靠边站,被侮辱直至“傻帽儿”“老左”“僵化”……大帽子一顶顶迎面飞来?

从这些反复思忖中我不但越来越感到青岛出版社此举之可贵,也越来越透彻地看到了一个绝妙的事实:就是今日的超解放派恰恰大多是以前的极左派,多少17年及“文革”中靠整人、造反起家者,今天忽然摇身一变而成了护花神,多少自命为民主斗士的人为了求得某些权贵的青睐及一官半职而不惜重弹旧调,一会儿吹捧此人为“舵手”,一会儿又册封彼人为“精英”……

原来“左”和“右”仅仅是他们手里一根根用以打人的魔术棍,他们自己就是那来回变色的魔术师。

但是,魔术毕竟只是魔术,生活自有它自己的轨道。

我想起多少青年因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诗句而走上革命道路;

我想起多少革命者因心仪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

有后来人”的榜样而英勇不屈,前仆后继,慷慨就义;

我想起多少人因《牛虻》《门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刘胡兰》《董存瑞》……而历尽革命征途上的千难万险,不但虽九死犹不悔,反而历万劫愈坚贞;

我也想起多少人因安徒生、托尔斯泰、泰戈尔、谢冰心的作品而懂得人性的美好与母爱的伟大,从而秉性善良,默默地为人类奉献自己的一生;

……

古今中外有多少优秀的名作啊,真如浩瀚的大海,可以培养青年的心志,陶冶他们的情操,开拓他们的视野,锤炼他们的意志,净化他们的血液,铸造他们的灵魂……

让那些黄色的、黑色的、灰色的“潮”玩意儿见他们的鬼去吧!我们应该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既积极参加到许多严肃的默默坚持韧性战斗的同志的行列中去,又要不同于以往已出过的各种以国家、地域、门类划分的书籍,于是我们商量商量,决定出两套古今中外文学名篇拔萃。既是古今中外,又是文学名篇,还得从中拔萃。这样,让青年们、孩子们能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地充分享受人类文明的丰硕果实,为将来搞文学的打下基础,为即使不搞文学的,也能沿着历史长河进行纵与横的比较,从而领略到历史的深远,世事的繁复,从沧海桑田中看人生变幻;从社会发展中看索取与奉献;看人性与社会是怎样相互影响,看崇高与卑鄙怎样世代鏖战……从而培养未来世纪公民的优秀品质,塑造年轻一代美好灵魂与崇高的人生信念……

既然是这样严肃的工作,就绝然和赶“潮”的明星们无缘。于是,我想了又想,终于请出了一批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专家学者共同编选,这中间有久享盛誉的前辈,也有尚未闻达的文学骨干。这里,我想只举编选诗歌卷的绿原同志一人为例进行说明。众所周知,绿原同志是我国著名诗人,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及编审工作。曾因胡风问题株连而蒙垢受难多年。从他近年的诗集《人之歌》中人所共见的是:苦难只磨炼了他的心志,使其思想感情愈发深沉,诗句益发洗炼,人格愈发璀璨。人们不知的是:曾有一年,绿原同志代表一家出版社出国谈判文化交流事宜,对方出版商要求的范畴有三:一,持不同政见者。二,性。三,暴力。绿原同志回答说:“我不否认这三者目前在中国都有,且很时髦,但它们代表不了社会主义中国。”因此合同未签。又有一次,绿原同志出国讲学,听不少人颇不以为然地对他说起:有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并不以文会友,而是在台上一个一个地介绍某人某时曾受到什么不公正对待,某人某时受到过什么批判……以此来显示其重要与否,台下竟也以掌声与鼓噪来与之呼应。绿原同志回答说:“我认为一个作家的大小应以他的作品区分,而不是曾被如何对待。如果说曾被不公正对待的话,我

比那个代表团里所有的中国作家蒙受的都更多,时间也更长。但我从不认为我是个大作家,因为我的作品写得不够完美与深刻……令我遗憾和不解的是,那天在座许多以批评中国作家过分政治化而著称的女士先生们,当时的表现却比我们更加政治化,这又是为了什么呢?”他的发言不知是否使那些上下呼应,一起鼓噪的女士、先生们感到了惭愧,却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严肃正派的专家学者们的尊敬。

我不是说我们所有参加这个工作的人都达到了绿原同志的水平和高度,但可以告慰读者的是,在1989年春夏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一次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我们的选题及编选者无一需要更换。

现在,一切似乎都已过去了,其实,斗争还在进行,在当前文化出版事业正在整顿、我们的队伍又在重新集结之际,这两套书从1990年6月开始即将陆续面世。在衷心感谢青岛出版社早就为我们提供了今天思之益发使人动容的条件时,我们还要敬告读者的是:这两套书因青年与少年儿童年龄的差异而选题及篇幅亦有不同。青年卷分为3大部分,计有《中国中篇小说卷》《外国中篇小说卷》;《中国短篇小说卷》《外国短篇小说卷》;《中国诗卷》《外国诗卷》;《中国散文卷》《外国散文卷》,共10大本。少年儿童卷除未选散文而改为童话外,也只有6卷6本。我们没有选长篇小说,因为这样篇幅太大,将成为一个书库,只得留待以后了。我们也没有选剧本、电影其他门类,所以全名是《古今中外文学名篇拔萃》。

如果我们的工作能得到读者的首肯,那将是我们最大的荣幸和快乐。当然,由于我们参加编选的同志年龄不同,经历各异,特别是我本人水平不高,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诚挚地欢迎广大读者的批评与教正。

1990年2月

为画家韩美林写的报告文学的篇名称颂柯岩也是一位“美的追求者”，说“从她的作品里往往看到一颗明丽的易感的心，看到她总是寻找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美好的事物”，并热切盼望她加强“思想者的深沉的思索”。不过10年，我从她主编的这套从书中，联系想到她自己的煌煌10卷的《柯岩文集》中，已经更多地体悟出她的这种“思想者的深沉的思索”。她在《总序》里谈及之所以要与青岛出版社花大力气干这桩可能“要赔很多钱”的事，是因为对青少年所处的人文生态、文学阅读环境的深沉忧虑和深刻反思。她说：“我看见无论是大小书店、报刊门市部，还是集市上的书摊、书贩，到处都堆满了与这大自然绝美景色截然相反的丑恶书刊，不是充满凶杀与秽行的故事，就是对历史、对祖国、对这块黄土地的恶毒嘲讽作践……”这些，令她“心里像灌满了铅，眼里盈满了泪，胸膛里燃烧着熊熊的怒火”。她援引一位美国作家的话说，“你要想了解一个人，最好是看他读的是什么书；你要想了解一个国家人民的心灵水准，最好的方法是走进他们的书店”。柯岩的这番思索，不独充溢着才情，更凸现出思想家的深刻。

2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行进，《古今中外文学名篇拔萃》愈益显现出其久远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如果说，当年国门初开，西方文化八面来风，鱼龙混杂，花样翻新，东施效颦者有之，囫圇吞枣者有之，文学界出版界出现了令柯岩忧虑的那番景象，青岛出版社与之联袂出版这套丛书需要胆识；那么，面对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界、出版界现状，再版这套丛书，尤须胆识。君不见，如今的书店，充斥着教人寻觅仕途的各种版本的《厚黑学》，充斥着引人赚钱的各种各样的“致富经”，充斥着唆人玩弄情场伎俩的“三角恋”“婚外情”小说……而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亟需的真正营养精神、提升境界、丰富知识、点燃智性的经典名篇和优秀作品，实在太少太少。缘何如此？都是为赵公元帅所驱使。文化可以有产业，但文化主要是事业，文化万勿产业化。文化产业化的必然结果，便是文化功利化、低俗化。这既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典论断资本运作“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如艺术、诗歌（注：指文学）从来就有敌意”所言中，也已为近年来的实践所验证。在有的人的政绩观里，出版业的考绩指标竟只剩下了码洋！精神指标何在？书籍的装帧愈来愈豪华，印刷愈来愈精致，但内容和文化的含金量却越来越稀薄。金钱可以买来诸般美味佳肴，但能买来一个民族，尤其是青少年后代健康向上的文化口味吗？文化贫乏、单一，当然不好；但文化失却品位与格调，也不好，因为会败坏一个民族的文化口味，导致一个民族失去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一个失去文化选择眼光的民族，乃是一个悲哀的没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想象，13亿人倘都在赵公元帅驱使下挤在一条道上挣GDP，那全民族离撞车和翻车的日子还远吗？！文化化人，文学养心，重在引领，贵

在自觉。我们就是要靠像《古今中外文学名篇拔萃》这样的人类优秀文化去“化人”“养心”，然后再靠高素质、高境界的人去保障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万勿让缺思想、缺精神、缺灵魂的低俗文化、垃圾文化污染锈蚀人，因为低素质、低境界的人是会把即便搞上去的经济也吃光花光消费光的！这才是科学发展观的真谛。惟其如此，我对青岛出版社再版这套丛书，表示由衷的敬意。

末了，我想起一位领导问我：你成长的文学偶像是谁？我不假思索答道：“文革”前是鲁、郭、茅、巴、老、曹，改革开放后视野开阔了，又加上了陈独秀、陈寅恪、钱钟书……因为他们一有丰富的知识，令我打开眼界；二有高于知识的智慧，指引我的精神航程；三有深刻的人生哲理，够我受用终生。而时下呢，某些强势媒体在用什么偶像取代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大家都心知肚明，无须在此赘述。这文化落差和精神落差有多大？文学偶像是引领一代人的精神航程的灯塔。灯塔不明，氛围不好，那“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文化功能何以实现？文学宝塔，盛世包容，塔座愈多样、愈丰富、愈厚实，愈繁荣昌盛；但有个底线，那便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的底线。塔尖则理应是经历史和人民筛选确认了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名篇大家。这是含混不得的。现在的问题是：切勿把本来只有资格在塔底居一席位置且尚需提升的作品及其作者，“炒”上了塔尖；而把古今中外真正的名篇大家，“拽”到了塔座乃至挤出了塔身。这是文学的悲哀而非幸事。《古今中外文学名篇拔萃》就是力匡此种误导社会和人民的倾斜。我为它的再版拍手叫好！

2011年4月

达吉和她的父亲	(133)
茹志鹃	
百合花	(149)
王汶石	
新结识的伙伴	(156)
端木蕻良	
蜜	(167)
马 烽	
我的第一个上级	(179)
汪曾祺	
羊舍一夕	(190)
王宗元	
惠嫂	(211)
欧阳山	
在软席卧车里	(221)
方 之	
出山	(230)
刘心武	
班主任	(239)
宗 璞	
弦上的梦	(257)
邓友梅	
我们的军长	(276)
贾平凹	
满月儿	(296)
冯骥才	
雕花烟斗	(305)
陆文夫	
小贩世家	(319)
张 弦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330)
高晓声	
陈奂生上城	(344)
李国文	
月食	(353)
蒋子龙	
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	(379)
何士光	
乡场上	(397)
林斤澜	
头像	(405)
张一弓	
黑娃照相	(415)
王安忆	
本次列车终点	(426)
张 炜	
声音	(445)
铁 凝	
哦,香雪	(456)
鲍 昌	
芨芨草	(465)
邓 刚	
龙兵过	(475)
梁晓声	
父亲	(497)

“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

“用线。”我摸了摸袜底，“在我们那里，鞋底也没有这么厚!”

“这样坚实。”女孩子说，“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

“能够。”我说。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和这一家人熟了，就又成了我新的家，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又好说笑，女孩子的母亲，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岁了，还那么结实，耳朵也不聋，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不插言，只是微微笑着，她说：她很喜欢听人们说闲话。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又说：

“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你看，她来查账了，”大伯说，“真是，我们也该计算计算了!”他打开放在被垒底下的一个小包袱，“我们这叫包袱账，赚了赔了，反正都在这里面。”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无论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得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这像要了几亩地，买回一头牛；这像置好了结婚前的陪送。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都通红了，低下头一阵子，又忽地抬起头来，黑眼珠射出顽皮的光，照旧活泼胆壮，他旁若无人地说：“我晓得秘密暴露了，排副上午看到我，点点头说：‘你要犯错误了！’指导员，我并没有犯错误！”

我两眼盯着他，说：“那么你为什么打扮成这副架子，花花绿绿不害羞？”

他好像浑身钻进了大麦芒，低下头说：“我承认，思想不正确。”

“你有没有跟那姑娘腐化呢？”

“没有！”

我虽然已有几分相信，但还得追问一句，“坦白一点讲，有没有？”他摊开手说：“真的没有！指导员，我对你还会说假话吗？没有就是没有！”

我索性在树根旁坐下来，拍拍青草叫他也坐下。我说：“你把那天假装肚子痛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他闭起眼睛咬咬嘴唇，看来在组织他的发言。这小家伙向来伶牙俐齿，喜欢把话说得很周到的。一会，他开始了：“我倒真是有点肚子痛，没有什么大不了，留在家里，我自然是想找她讲几句话。我躺在那里，想空头心思，想怎么样子同她攀谈法呢？我还在订计划，她倒先来了，端了碗开水，放在我旁边小桌上，叫我喝。”

“她就坐在你旁边？”

“不！她起先还站着的，她问我们部队里有没有医官，生病为啥不叫医官看看。我本想说我肚子痛是假的，是想你。我倒偏偏说不出口，也不懂我为什么反倒假正经起来，客气得很，我说一点点肚子痛不要紧，歇一歇就会好的。她说怕受凉了，喝点开水吧，拿起碗要来喂我，我一慌一抢，把开水泼了一桌子……”

我忽然闪起个念头，是女特务吗？

“她还要去打开水，我就拉住她，我说肚子痛好了，我们谈谈心吧。她才抹干桌子坐下来，我们一下子心慌得要命，不晓得说啥好。后来我问她年纪、家里情况。她也问问我家里的事情，她说她不高兴蹲在家里，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她又问部队的事情，问跑路多不多？打仗怕不怕人？问我们有女兵吗？那些女兵怎么过日子的？”

我问：“她有没有问我们番号，问我们人数武器弹药这些话？”

“没有。”

“后来呢？”

“后来马小宝这家伙就进来了！”

我想了想，考虑他话的真实性。他倒问：“马小宝汇报了班长吧？”我噤了

说我鬼话了……好！由他说去！”我说：“怎么能由他说去呢？你‘横竖横’了？决心违反纪律了？”他想了想说：“我坦白讲，指导员，你的话我哪有不相信的？在你面前我也想：丢开算啦，拖泥带水什么？不过我一回去，一看见她，思想就霍落地变了，自己也做不来主。你不晓得，她这两天老是望着我，眼睛水光滢滢的，像要哭，我住在她家里，真是不安心！”

这小伙子的心是被人家占领去了，这样搞下去，要他不犯错误真不保险，我于是决心调房子，虽然是下策。我说：“给你们四班调一个家里住住吧？”他很爽快地回答：“好！”唉！他是会下决心的，这大孩子！

二

我和连长、副连长讨论了一番，决定住到四班驻地里去。

这时是一九四四年五月，部队打了车家桥，淮宝地区的局面打开了，便深入这新区来整训新兵。刚开辟的地方，政府人员还没有来到，群运“双减”当然更谈不到。我们住的庄子离伪军据点蒋桥只十五里，特务活动是准定有的。我找马小宝谈过，他说：“本来我真想不汇报，后来我看看他们两个还是继续在‘通无线电’，我想小团体观念到底要不得，万一那女的是特工呢！”

不过我们连住的小柳堡，是个穷庄，大都是佃户，不少帮工的，特工的可能性不大。

星期日上午我们忙了半天，跟四班调防，那家的老头子听说连长要来住，慌了手脚。我看了房子：北屋是他家正屋，虽有锅灶，却没烟囱，一烧饭就不能办公；南屋虽然破些，收拾一下还行，老头子和小男孩本是睡在南屋里的。我同他商议，要他们一家住北屋，南屋腾给我们住，老头子连连点头，小男孩非常起劲地把破被衣服搬到北屋去。连长、副连长住在房里，我和通讯员们住外间。一直到摊开铺，挂好皮包，也没看见二妹子。司号员在外面吹开饭号子，大家都去集合场吃饭了，我还在找皮带，等我从内房里出来时，却看到二妹子站在北屋门口，正向我们南屋望着发呆，她看到我，转身进房里去了。

我看清楚了，她有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长得很俊俏，身体也健康，不过脸色阴凄凄的，像死了什么人。她穿一件灰色短衫，好像是柳条花的。半旧了，补丁不少，而且太小了一点。她转身的时候，那乌黑的辫子甩了个小半圈。我想：她哪里会是特务呢？我放心吃饭去了。

后来我找老头子胡扯乱谈，才知道田老头今年四十五，看来却像五十挂零了，满面风霜皱纹，身上补补挂挂的。他大女儿嫁了，小男孩叫小牛，十一岁。

他种了大柳堡汪老掌柜家三亩多田，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他对我又恭敬又害怕，好像很不愿意我问他的家底，更不愿意我问他田地的问题，只是唉声叹气，我知道这是他怕事，减租减息的风声早从东南天吹过来了！

那么拉倒！我们部队几年来难得大练兵，这次任务很重要，发动群众不是我们的事，不像特工就算。李进他在小组会上检讨过了。我想这件拖泥带水的事，总算告一段落了。

我跟小牛渐渐混熟了。这小孩活像她姐姐。到底是新区儿童，开始还畏畏缩缩的。有一天我独自在家整理材料，发现他在门口侦察我，我对他咧咧嘴。他笑着问：“你是指导员吧？”

“是啊！”

“你最好！”

我凭空受了表扬，倒奇怪了，我问：“我怎么最好？”他头一歪说：“李班副告诉我的。”

又一天，我胃痛老毛病发了，正躺在连长床上休息，小牛来了，站在我身边好一会儿没动静，我正想问，他开口了：“指导员，你们住在这里还走不走呢？”

我感到受侮辱，一定是这个老头子在嫌我们了，望我们走。我大声地说：“不走！不走了！老住你这块！”小牛脸上没有表示什么，他想走了，准是有人叫他来问的吧！我慌忙叫：“喂喂喂！我们要走的！哪一天走我也知道，就是不给你讲！”

“给我讲，给我讲！”他着急，我欢喜，我说：“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的，我再告诉你哪一天走。”他说：“不，你先讲哪天走，我再告诉你谁问的。”这小鬼好滑头，不过到底是孩子，至少已经暴露了他是奉命而来的。我决定改变部署打迂回：“哼！你不讲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

“你猜不到！”

“我猜得到！”

“猜不到！”

“猜得到！我猜到了怎呢？”

“你猜不到怎呢？”

我拿起桌上的米达尺对我左手心扇扇，说：“我给你打十下手板子。我要猜到了，你给我打十下吧？”他望望我的尺又望望他的小手心，他动摇了，我连忙挽回危局说：“不打你，就刮你十个小鼻子吧，轻轻的。”他笑了，说：“你要猜不到，我就刮你十个大鼻子。”我说：“好！是你爹爹叫你来问……”

我话未落音，小牛哈哈大笑起来，跳着叫：“十个鼻子，刮十个鼻子！”我假装狼狈不堪，说：“那是谁叫你来问的？”

“我二姊！她还叫我问你……”他突然缩住舌头咽口唾沫。我马上追击：“还问什么呢？”他恢复了活泼，伸手过来说：“不问不问！十个鼻子！”我把脸伸过去，但用手掌护住，我说：“讲！你讲了我就给你刮。”他宣布了：“她要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她想想又叫我不要问了。”包围战胜利结束。我赔了十个鼻子，便一本正经地向他解释：“我们要走的，哪天走不知道，上头一有命令就得走。讨老婆这会儿是不行的，要打走鬼子以后再说。”小牛忽然问：“你们打鬼子二黄？”我说：“打！怎么不打？车家桥就是我们打的！……你说鬼子二黄好不好？”

小牛突地皱起鼻子，摇摇头，返身就跑出去。我听见他咬牙切齿地声音：“我恨呢！”我一阵激动，急忙起来工作了。

当天晚上出了一件事情：

我身体不好，睡觉像猫一样容易惊醒。仿佛近半夜，我给一阵吵声搅醒了，那是从北屋房里透出来的。我听：田老头咕噜咕噜地骂，又大声咳起来，而且还像在打什么。忽地又听见女孩子的哭声，不敢哭响，声音可非常凄惨。我周身火烧起来，正翻起半个身子，恰巧看见老头子从北屋扑奔出来，跑到屋外场上。接着，我又听见一阵呜呜地嚎哭，这是老头子！

接着，好长时候，父女俩的哭声，老太婆的哼哼，忽高忽低，我脑海里浪头起落：什么鬼事情呀！这样惊天动地的？难道李进闯下祸被发觉了吗？……不可能！这小鬼在我面前从来不说谎的，什么心里话都肯翻出来！……那么又是什么呢？……我的结论是空想无用，以后再调查吧。

第二天老头子出门了，据小牛说是掌柜家叫去收麦了。是的，麦熟了，团部已来了指示，叫帮助群众割麦。吃过中饭，全连都在野外帮穷户们割麦。连部帮的就是田家，二妹子和小牛领着我们，我们才仔仔细细地看了她。她今天换了件天蓝色的短衫，还相当新。乌亮亮的刘海在风里飘飘，太阳光下，金黄的麦田，衬着她绯红的脸，的确很惹人。不过眼睛有点红肿，那是昨晚哭多了的缘故。

四班割麦的田地恰巧在我们旁边，我注意着李进，李进却远远避开我们，头也不抬地闷割。

哪知道就在这天的夜里问题明朗了。一点钟光景，我到各班去查铺，到四班，好几个铺空着，他们放哨去了。我走了一遍回来，脱衣睡下。过一会听见两个人劈哩拍啦走来，那一定是五班副老郑和四班副李进来交哨了。我在这连

里蹲老了，晚上从营部开会回来，我们连的哨兵老远叫“哪一个？口令？”我总能听得出是谁的口音。几个班排干部，哪个脚步声都辨得清的。我从门缝里瞧，果然是他们，在看香交哨。那时我们都用盘香来记放哨钟点。两盘香一班哨。五班副很快走了。李进却轻轻地向我走来，他那两截头鞋子是新的，底硬，虽然他蹑手蹑脚，还免不了有些声响。我便装睡觉，还微微打呼。一会，又听到他走到门口，我一眯眼，见他站在门槛上，靠着门框，外面月光明亮，他托着头，咬着指甲，像在想什么严重的事情。后来，他走出门，咳嗽了几声，走了。我闭起了眼睛正式睡觉。

好一会我睡不着，燥热得很，我想：起来到外面凉爽一下吧。便披衣出门，走到屋角上……我急忙缩回身，我看见：李进和二妹子面对面站在这场心里呢！

我本想大声责问。但是看他们的态度很规矩，我想：还是看明白究竟再说吧。这时皓月当空，如同银片，我分明看见李进简直是虎起了面孔的，他们是在谈话。但是距离二十多米远，我听不清，正好一阵风吹来了，我听到二妹子在哭，她的肩头动个不住。李进伸起手来，想扶住她，但好像又不敢。忽然二妹子一把抓住李进，拉住枪皮带，把头枕在臂弯里哭了。李进像不知道怎样才好了，呆在那里。我想：该我出去给他们当面解决问题了，便急忙套上衣服。正待出去，只见二妹子已面向屋子走来了，我避进南屋，由她回到了北屋，我便赶忙出去找李进。

三

我的群众观念多么薄弱！我竟这样不关心基本群众的苦痛，如此惨痛的现象摆在我眼前，我还如此麻木！当李进把二妹子的事情说给我听了之后，我真是惭愧。我深深地悔恨自己，我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分呀！

李进也非常激动，他说话时胸口一阵阵发抖，像痛哭过一场似的。故事是这样的：

二妹子的姐姐，六七年前嫁给大柳堡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刘胡子不大种田，收鸭子、鸭蛋，腌了跑南京、上海做生意，当然比田家有钱些，他原是贪图大妹子长得好。这个人跑码头越跑越下流，吃喝嫖赌，债背大了，溜到韩德勤的“遭殃军”去当兵，一当就当了一个排长，从此无恶不作，人都说他是茅屎坑里捞起来的砖头，踢到它又痛又臭。三年前，大妹子不明不白地死了。鬼子一扫荡，韩军都变成了二黄，刘胡子一升又升了个中队长，那真是火上加油。今年开春又偏偏驻防到蒋桥来了，这大河的南北，就算是他的天下了，